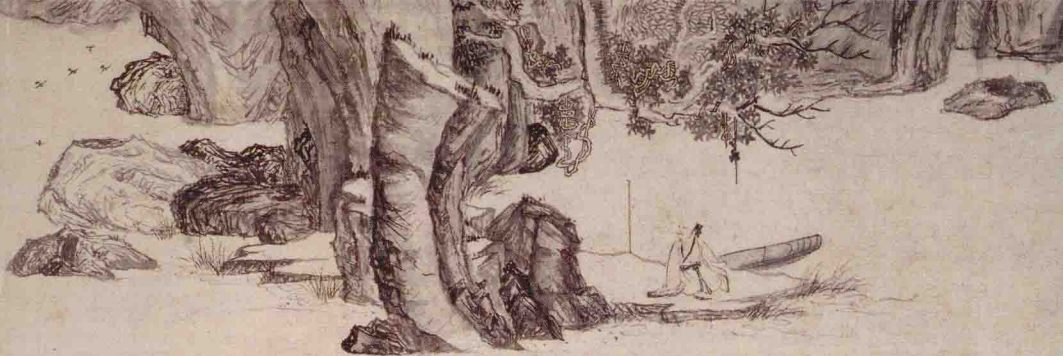




SHIYI DE ZHUZAO

诗意 筑造

——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

孟宪浦 著



学林出版社

本书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 2012SJD750018)

诗意 筑造

——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

孟宪浦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意地筑造: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孟宪浦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486-0573-7

I. ①诗… II. ①孟… III. ①苏轼(1037~1101)—诗歌研究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002号



作者——孟宪浦

责任编辑——李晓梅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64515005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www.ewen.cc)
印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625
字数——24万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86-0573-7/I·88
定价——25.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宪浦的博士学位论文《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即将付梓，要我为之写序。对于我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当然也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对于这本专著的一些看法，也许对于读者是有益的。

宪浦的这个选题，是要借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来阐释中国古代大师苏东坡的人生感悟及其诗学思想，要求作者自觉站在中西文化融合大背景下、站在当今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对于古代大师做出新的诠释。这是个涉及中外和古今的大题目，是个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才能完成的题目。选择和完成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题目，对于作者的胆识、胸怀、学养、表达能力来说，都是一次严格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课题，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以西方 20 世纪的哲学家的思想来阐释中国古代大师的人生际遇及其思想，这是合理的和可能的吗？这是不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呢？这中间彼此打通的基础何在？

海德格尔是 20 世纪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甚至被施特劳斯称之为“我们时代惟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带动了西方世界的哲学转向，并且引起东方思想界的极大震动。他的基础存在论开启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新思路，也为我们研究文学活动提供了新契机。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西方思想史的演进过程，可以断定西方哲学中的先验本体论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走上了消解之途。此后各种不同的思潮、学派都在走向现实的、具体的人生生活。马克思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走向了感性的物质生产；叔本华、尼采走向了意志和权力意志；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主张一切科

学知识都是“实证的”和“证实的”，不再要求知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本质原因，走向了现实的科学主义，都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形而上学——先验本体论。进入 20 世纪，弗洛伊德走向了性欲和无意识；杜威的实用主义走向了感性的日常经验，标志着对于先验本体论的批判更加趋向深入。胡塞尔现象学的特点在于诉诸纯粹意识的分析，他从布伦坦诺得到启发，为了肯定逻辑的东西的普遍必然性，抓住了人的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特点，认为意向指向的方式决定了意向对象的意义（即其所是）的生成。海德格尔接受并且发挥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是他并不是局限于意识范围里看问题，而是认为人有意识地介入他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中去，人自身和世界双方都是在这一个介入过程中“绽开”出来，是其所是，即获得其本质规定性。每一个“是者”都以其“是”的绽开方式“是其所是”，并且不断地领悟自己的“是”（存在）的意义（人生价值）。在这里，“是”（存在）不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现实生活中当下对于可能的生存状态的探寻和领会，是对于自己当下生存意义的感悟和体认。海德格尔把自己从人的生存状态来分析存在（“是”）的意义的理论，即此在介入其世界的方式的分析，称之为“基础存在论”（或译“基本本体论”）。用基础存在论的生存论建构的方式来看待人生和世界，使我们突破了原先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获得一个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新角度和新空间。这也为我们思考文艺创作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颠覆形而上学的目标上，海德格尔视马克思为同道。在海德格尔眼里，马克思是超越他的老师胡塞尔的重要思想家。海德格尔也有误解马克思的成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于马克思的总体评价。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德格尔仅仅是从个人的微观角度来探讨生存本体论的，他的那个处于“本真状态”的“此在”，并不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人，而是被他以独有的哲学语言抽象出来的理性化的“人的规定性”；同时，由于他过分执意地避开主客体对象化的视野，极力追求“此在”在获得语言明确表述之前的情绪状态，因此他的分析总是带有神秘莫测的成分，在后期走向天道、谛听道说之后，更是使他陷入一种吞吞吐吐、无法说清楚的尴尬境地。而马克思“颠覆形而上学”的途径是从社会批判入手，他以解剖

社会的内部结构、寻求社会改造的出路为己任,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为视野,运用历史辩证法和社会唯物主义即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宏观角度来阐明现实世界的内在发展逻辑。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双方在视野、思路以及论述方法上都是大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在不承认此岸现实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抽象本体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一共同点,为双方思想的沟通提供了必要的桥梁。

与西方形成的以“是”为核心范畴凭借逻辑建构起来的哲学本体论系统不同,中国思想史上只有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应该称之为本原论或者本根论。中国的本原论,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本原论立意在于从人的感受出发在现实世界里面寻找一个本原;本体论立意在于为现实世界人为地设定一个外在根源。两者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呈分道扬镳之势,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因此,西方的思想传统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支配现实世界的超验的世界(理念世界或上帝的世界);而中国的思想传统是“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面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如果依然要追问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的话,那就只能回答:本体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建立在“一个世界”观念之上的情理中和的精神模式。虽然没有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却是主张要突破眼前有限事物的局限,在精神上实现心灵的超越。儒、道、释各家,或从道德目标着眼,或从人格理想入手,或者追问时间,或者追问生死,或者强调人与自然合一,或者超脱一切挂碍达到“色即是空”……背景不同,重点各异,但是始终是在“一个世界”的范围内实现精神超越,皆可归入审美超越。而西方那种指向彼岸世界的形而上超越,宗教界的天堂乐土的虚幻世界,始终没有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主流意识。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审美超越特征。

上述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生活本体论、中国的本原论以及儒道释各家的现世审美超越,在重视人的感性生存活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其基础层面上,彼此是完全相通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21世纪的中国学者,谁能够将上述三者互相打通,使之在人的生存活动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相互观照,谁

就是站在了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就是站在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宪浦的这本专著正是站在这样的学术高度上立论的。作者在原发构成的生存境域中,围绕着“道”、“意”、“物”、“言”对苏轼的诗学思想进行阐释,揭示出苏轼基于人的实际生存而对艺术的本质所做出的理论沉思,揭示出苏轼诗学思想的本己特征和内蕴,再加上它们在生存论上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作品形态中的逻辑构架,勾画出苏轼诗学思想的潜在的体系化趋势。这虽然只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有待于完善和深入,但是,这种探索本身已经使我们感到新意迭出、春风拂面了。

宪浦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已经有多年的文艺学专业教学经验,基本功十分扎实。他视通古今,放眼中外,高屋建瓴,思虑缜密;言简意赅,常常一语中的,语言犀利泼辣,而又从容不迫,读起来既感到顺畅,又能发人深思。我是非常喜欢他的文风的。

上述所说,只能说是我的一家之言。究竟应该如何评说,还望读者诸君慧眼识珠、各取所需,而后自有定论矣!是为序。

夏之放

2013年6月19日

于泉城牧牛山下之听涛居

导 论

苏轼(1037^①—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人,北宋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和杰出的书画家,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几乎当时所有的艺术门类中都自成一家,造诣颇高,同时又是颇多建树的文艺理论家。他从自己的创作出发,以自己的创作经验为基点,以历史及同时代人的经验为参照,更以他天才般的艺术感悟和理性思考,深入地探究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研发价值和创作指导意义的美学见解,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学思想体系,为今天的诗学理论研究贮备了极其丰厚的蕴藏。

本书撰写的目的,是尝试在生存论的观照下历史地考察与研究苏轼文艺创作与理论中的诗学思想,以期深入而系统地窥探苏轼诗学思想的构成机制及奥秘所在。生存论是西方现代思想体系中具有明显转向意图的哲学本体论,它的当代哲学研究正在进行中。在一种“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②的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中,能否对中国古代的传统理论进行现代阐释,如何在阐释中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作法,是古代文论研究中较为棘手的难题。苏轼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对他的研究向来较为集中,难以超越。材料上难以出新,问题域也难有新的拓展。然而,这些横亘于前的难题,不能成为阻碍深入研究的理由。无限风光在险峰,更何况面对的是素有“苏海”之称的苏轼呢?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拥有文学宝库中最为经典的佳作,

①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

② 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他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他是一位真正“诗意地栖居”的艺术家。在苏轼眼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本呈现,更是他本真本己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他对于诗歌的独特思考代表了宋代,尤其是北宋诗学的最高水平,对于今天人们寻求诗意化生存选择,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我们最终选择在生存论的视域里对苏轼的诗学思想进行阐释,以期能有更多的理论发现与人生启迪。

在阐释展开之前,有必要对本研究作几点说明:

一、研究目的

对苏轼文艺思想的研究,是一个老课题。但是在生存论理论的视域下对中国传统文论、美学的研究,还很少见;对苏轼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未有过。生存论作为当今哲学发展最重要的转向,在许多领域内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研究范式等诸多方面已经产生重要的影响。海德格尔作为理论探索的思想资源和哲学基础进入了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研究路向、思维方法的一些转变。海德格尔的思想及其影响,仍在研究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海德格尔以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基础”去追问存在之思的哲学思想,是对西方“主客二分”形而上学传统的冲击,对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是有启发借鉴意义的。

本书是对苏轼诗学思想的个案研究,目的是在前人材料搜集、整理及基本解读的基础上,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从生存论的角度把苏轼关于艺术的思考和在艺术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置入纯构成的缘发境域,进行生存论阐释,以便挖掘和揭示苏轼诗学思想的本己特性和内在品质,为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和评价苏轼的文艺思想奠定基础,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向。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1. “诗学”

这里“诗学”的概念,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它不是单纯

指有关诗歌的学问或理论,而是指通过对诗性或诗意的追问和思考而形成的“文学性”理论。法国诗学教授瓦莱里认为,“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即把诗学看成是与作品创造和撰写有关的、而语言在其中既充当工具且还是内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狭隘地看成是仅与诗歌有关的一些审美规则或要求的汇编,这个名词还是挺合适的”。因而,“诗学”指的是“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①。之所以如此界定,不仅因为“诗意”在普遍的情况下是对“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核心品质的一种命名,诗歌“既不仅仅属于以分行排列的韵律文体为特征的语言艺术门类,也不只是指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指‘既超越一切艺术又渗入一切艺术’(马里坦语)的,作为艺术现象的决定性要素的那个东西”^②,“诗学”作为对整个文学现象研究的理论术语,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且因为苏轼是一位多种艺术的实践者和艺术综合论者,他以诗意为纽带对诗、词、文、赋、书、画等进行了综合的思考和成功的实践;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是一位真正的“诗意栖居”者,他以“诗意”的方式生活。因而,通过对苏轼诗学思想的研究,从生存论的视野把握苏轼的文学性思想,能够揭示出苏轼对于艺术、人生的总体思索与深层考量。

2. “生存论”

“生存论”是最近流行的学术术语,但人们在它的内涵界定和学理把握上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本书所说的“生存论”,指的是以海德格尔提出的“基础存在论”为主的理论。海德格尔把从人的生存来分析存在意义的理论,即此在介入其世界的方式的分析,称之为“基础存在论”(或译“基本本体论”)。“基础存在论把存在论及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的存在者即此在作为课题,这样它就把自己带到了关键的问题即一般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面前来了。”^③存在总

① [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参见徐岱:《基础诗学——后形而上学艺术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57页。

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页。

是存在者的存在,必须通过存在者才能通达存在。但是,只有以对存在有所领会的方式存在着的人(此在),才能对存在发问,并通达存在。此在对存在有所交涉、有所领会的特殊存在方式,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Existenz]。“追问存在就得先对人的此在作一番追究,否则无论什么存在论都还是无根基的。此在的存在论是为追问存在问题做准备的,是存在论的必备基础,因此被叫做‘基础存在论’。人的特殊存在方式被规定为生存。由是,基础存在论和生存论其实是一个意思。”^①

“基础存在论”,作为海德格尔早期提出的术语,一直受到学界质疑。海德格尔本人为避免误解,后期干脆“抛弃”了这个“称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抛弃了“此在之存在论分析”。他曾指出,“基础存在论所说的基础不承受任何上层建筑,而倒是要在揭示了存在之意义之后,更原始地并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演整个此在之分析”^②。1969年,海德格尔接受夏德·维塞尔的电视采访时说:“存在问题和对这一问题的展开恰恰以此在为前提,就是说,以人的本质规定为前提。我运思的基础思想恰恰是存在,确切地说,存在的开放需要人,反过来,只有人处于存在的开放中,人才是人。这样一来,我何以只专心于存在而忘记了人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追问人的本质,就无法追问存在。”^③因此,“基础存在论”之“基础”,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基础”,而是存在论上的“先在”[apriori]。作为“此在之存在论分析”的“生存论”,一直蕴含在海德格尔对存在之思的追问之中,成为隐而不显的“在场”者。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把“生存论”仅仅理解为“对此在的实际生存状态的分析”的观点,本书是在“对此在生存的存在论分析”的层面上使用“生存论”的。每一此在总是作为实际此在而存在的,但此在的这种“实际性”,倘若在“事实上的现成存在”的意义下使用,

①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4页。

②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页。

③ 奈斯克等编:《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则对它的把握还须首先在生存论上予以清理。与此在实际生存状态的现实性相比,生存的可能性更为源始。较之于把“生存”理解为人的实际生存的现成状态,我们更强调“生存”本身的存在论意义。前者实际上是在存在者层次上的“生存状态论”,后者才是真正意义的、存在论上的“生存论”。此在“事实性”的生活状况或具体的生存境遇,对“生存论”的分析来说,与其说是内容的现成化规定,毋宁说是一种“形式显示”或“形式—境域显示”,以便在非现成化的、纯构成的源发境域或态势中,保持此在“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灵动而丰富的存在意义。因此,我们并不强调从苏轼具体的生活遭际(存在者状态)推演某一具体的命题,而是在生存源发境域的指引下展现其对文学的存在之思。

3. “阐释”

这里的“阐释”不可理解为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主体对客体所做的诠释或一般技术意义上的解释,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使用的。“诠释学”一词是从希腊动词 *hermeneuein* 派生出来的,这个动词又和名词 *hermeneus* 有关。名词 *hermeneus* 与希腊神 *Hermes* (赫尔墨斯)相关联。赫尔墨斯是精神的使者,专司传播信息,*hermeneutin* 就是传播信息,或者使某物显现出来。^①“阐释”正是在 *hermeneutik* 的初始意义上使用的,意为就其自身显现自身或让其展示自己。海德格尔用“*Auslegung*”去指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阐释,而用“*Interpretation*”指一般的解释。因此,我们暂时悬隔了传统对苏轼的影响以及苏轼对后世的影响,尽量避免以已有的理论模式和学术术语去比附,而是从原始文献出发去揭示苏轼诗学思想的内在品质,以便使其诗学思想能够就其自身而得到显现。

三、版本说明

有关苏轼著作的版本较多,本书使用版本主要是: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全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① 张汝伦:《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全八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龙吟点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并适当参考其他版本,除需要特别说明外,苏轼的作品概出于此。为行文的方便,凡引用苏轼原文,只在文中引文之后标以篇名,别不加注。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道:艺术存在的生存论根基	1
第一节 苏轼论“道”的特点与立场	3
一、“道”的突破与解“道”之难	3
二、批判的切入与立场的确立	6
三、生存之域的敞开与“道”之融通	14
第二节 苏轼之“道”的本真属性	20
一、物生而阴阳隐:道之隐匿	21
二、非性无以成道:道的非对象化	26
三、莫之求以自至:道的非现成识度	30
第三节 苏轼论“道”与艺术的生存论关联	37
一、“文与道俱”的背后:生存论的原初关联	39
二、“有道有艺”的创建:道在艺术中栖身	49
第四节 苏轼对诗人生存的本真筹划	56
一、有为而作:入世为人	57
二、无意乃佳:出世为诗	61
三、不能不为:自然为文	67
第二章 意:文学艺术的本源	75
第一节 “以意为主”的生存论探源	78
一、从“有意”到“尽意”:快意平生的生存论基底	79

二、从“言志”到“缘情”:意之遮蔽的历史现象	84
三、从“存意”到“寓意”:率意为文的创作揭秘	94
第二节 “意”之为“诗意”的生成性特征	102
一、自是一家:向来我属	105
二、神与物交:即物而生	109
三、博观约取:先行组建	114
四、成竹于胸:整体性构成	117
五、境与意会:境域化逗留	122
 第三章 物:艺术是对自然的应合	 128
第一节 物之为物的生存论解读	132
一、失己所存:物之患源于人之爱欲	133
二、无心而一:人与物的原初关联	137
三、静与空:物之为物的澄明之“镜”	141
第二节 苏轼论物的本然状态	147
一、形:可见而有所隐	148
二、神:晦而不失其明	153
三、理:形神各当其处	159
第三节 苏轼论物与艺术的生存论关联	167
一、不“留意于物”而“寓意于物”:意与物合	170
二、从“不留一物”到“身与竹化”:以物为形	177
 第四章 言:诗化的道说方式	 186
第一节 言止于达意:在恣意中道出自身	188
一、有意而言:言说之根基	190
二、自伸其喙:说的自我性	194
三、穷而后工:工夫在言外	198
第二节 达于物之妙:在体物中敞显世界	203
一、使了然于口与手:在言说中物成其物	205
二、亲到其处知语工:在吟咏中带出世界	210
第三节 冲口出常言:在纵笔中入乎化境	217

一、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返求寻常之本真·····	219	目 录
二、质而实绮,穉而实腴:臻达平淡之天成·····	229	
结 语·····	239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55	

第一章

道：艺术存在的生存论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高的哲学范畴，“道”是传统中国一切学术思想之圭臬，自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关于中国诗学元范畴的讨论很多，但“道”作为最为重要的元范畴之一，应该是有共识的。如党圣元就把“道”作为中国文论体系的元范畴或逻辑起点提出来^①，汪涌豪先生也把“道”确立为古代文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元之一^②。

“形而上者谓之道”，作家或批评家把对文学的根本性体认冠以“道”之名，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尤其自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论说文学以来，把文（诗）与道结合起来界说诗文之本质（或本源），已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最为重要的标识。中唐以后，“原道”、“明道”、“贯道”、“载道”，甚至“害道”之说，更成为古文家、诗人、思想家的理论自觉。这意味着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文从来不是单纯作为文字游戏或消遣娱乐、调节情绪的对象而存在的，它与“道”的终极化追求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苏轼平生素以“学道人”（《与孙志同三首》）自谓，声称自己“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上文潞公书》）。“与道俱融”（《採日月华赞》）可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道”是苏轼生存的终极意义所在，也是其衡量诗文价值的终极尺度。《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有云，“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答陈师仲主簿书》称赞陈师仲

① 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② 参见汪涌豪：《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